

# 竹林深处有墨香

□王全明

## 一

“上庄姜柏山缸，七方姑娘不用相”，我打小就知道这首民谣。那时，农村还没有通自来水，家家户户都有一样生活必备品——产自柏山的水缸，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水缸前舀瓢凉水一饮而尽，那真叫一个痛快。上庄出产的生姜则是炒萝卜丝的绝配。民谣最后提到的“七方姑娘”却不是家家都会有的。村中老人解释，生长在七方村的女子因为皮肤白皙水灵、手巧漂亮，外村的小伙子如能娶到七方村的姑娘，是一件让周围人羡慕也会令人心生嫉妒的事。

那时我还小，“七方姑娘”再好也与我无关，但我总想弄明白一个事儿，为啥七方的姑娘不用相？难道一个个像仙女下凡？去七方村看看就成了我心中不能说的一个秘密和向往。

好在一个大院住的娃斗哥的媳妇惠如就是七方村的。惠如嫂子大眼睛双眼皮、短发、身材修长，还有着白皙的脸庞，时而还会有红晕在脸上飞扬。至于她为什么嫁给了娃斗哥，压根我就没去想过，但她那双大眼睛却时常在我心里转动。是情窦初开吗？不是！是青春骚动吗？更不是！现在想，一定是她身上洋溢的那种善良和美丽、那花一样绽放出的芬芳痴迷了我幼小的心灵，让我情不自禁对世上的美好有了憧憬和期待。

直到上了初中，有个七方村的同学让去他家玩，我才近距离地接触了这片神奇的土地。

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，我俩各蹬着“二八大杠”自行车，顶着烈日，沿着乡间小路向七方村驶去。远远的，一大片墨绿色的竹林出现了。等驶入高大的竹林里，遮天蔽日的竹荫下立刻袭来阵阵凉风，我俩兴奋地追逐在幽深的竹间小道。在纵横交错的竹林小道里我完全迷失了方向，如果没有同学引路，根本就摸不着村庄的方位。现在回忆起来，就像河北白洋淀芦苇荡里的水道，同迷宫一般。

终于，在竹林深处，我看到了村庄。进入村庄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只是竹林没有那么密了，但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仍被竹子包围着，阳光斜射过来，透过屋后的竹子在院里洒下斑驳的影子。街道两边有两条小溪，清澈的溪水有的会流到路面中央。溪流在石头垒起的浅河道里翻腾着水花，我俩用手捧起水洗了洗流有汗印儿的脸。此时，光着身子的小男孩坐在河道里玩水，当然，还有行走在村道上的“七方姑娘”……

小溪流过村庄，农舍掩映在竹海里，竹林青翠欲滴，空气清新自然……就是这样一幅画卷，就是这样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小村，至今我都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当时的情景。

## 二

一转眼好多年了，但那美得不可

方物的竹林水乡却永远留在了记忆的深处。我把它们封存了那么久，是因为自己终是没有那分都想拥有的福份？还是因为再也见不到那种竹林水乡的风貌而有了遗憾。

直到去年，博爱县委宣传部和磨头镇政府通过作家协会和我取得了联系，才有幸与竹林水乡磨头镇西张赶村牵手。通过经纬文化，以“竹牵水绕——在西张赶看见竹林水乡”为主题的全国征文大赛得以启动。

我作为经纬文化的主编及总策划，能够为家乡的振兴和发展做点儿事情，为“太行山下小江南”摇旗呐喊、助威添力，倍感欣慰而自豪。启动仪式当天，我们一行人乘坐观光小火车穿越在西张赶村的竹林里，享受竹林深处的清静。站在斑竹园门前，门头上的“幽篁”二字耐人寻味，似乎“独坐幽篁里”的景像就在眼前。竹林里搭建了竹楼，有琴在厅内，却唯独缺了抚琴人。西张赶村让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竹林水乡。

告别西张赶村时，我们一行人仍意犹未尽，在路过磨头镇东南村时又参观了位于竹林深处的一户别致人家。从走进这家院子开始，自恃经多见广的我颠覆了以前的认知，让我开始重新调整自己审视事物的角度。

## 三

这是座北朝南的院子，大门并无特别之处。进了院子，迎面是一排青砖瓦房，院中央是一棵石榴树，枝叶甚密，但不是遮天蔽日，所以院子显得干干净净宽敞。

再看这排青砖瓦房，只有中间那间起了个两层阁楼，其他均为一层，整体有点像苏式风格的老房子。进到屋内，顿感眼前一亮。屋子不大，全是深咖啡色的木制家具，表面光亮，正中的方桌后挂着写有“福”字的木板，左手边摆着用老树根制作的小茶几，上面一个小竹船摆件上横点了一柱陈香。茶几后是三人座带背木框架沙发，靠门是通往二楼带扶手的木梯子，右手边是黑色的木隔断，能通往西边的里间，头顶是纯黑色的木板。房间里的摆设物，属于多一点东西嫌多、少一点东西又嫌少那种，讲究又干净，清香又温馨。这种感觉我从没有过。

女主人是一个约40岁的中年女性，她从西屋里出来，端一壶茶水，在茶几上给我们一行人依次倒上茶水，屋里马上飘散起阵阵茶香。此时，从不大的窗户外照进一束阳光，朦胧、缠绵，加上女主人一身粗布灰色的对襟衣衫，我便想女主人一定是个文化人，文静雅致，有种骨子里就有的优雅，与屋子里低调的奢华如影相随，相得益彰。

同行的几个人似乎也被震惊到了，纷纷拿相机拍照留影，我却对未知的世界更有兴趣，问可否到楼上参观。女主人名叫叶萱，她热情地说：“欢迎作家朋友们上楼。”楼上是间工

作室，中间一张大案，铺着毡子，笔墨纸砚齐全，案边是一叠写过的纸张。屋的梁上垂下来几条链子，有女主人种的葫芦，还有一个竹篮。北边靠着楼梯扶手边铺的毯子上放两个席地的圆草垫，中间一个小低桌。靠南墙是一个摆满了各种书籍的老榆木书架。如果在楼下茶香让人陶醉，那么此时的墨香就如一盏灯照亮了我的心。

## 四

叶萱带着大家穿过木隔断的西屋，从南北向的三间屋出来，到了后花园，同样让大家叹为观止，原来后花园是一个院中院的设计。先有一个小院，青砖砌的半人高的墙，中间有个双扇院门。院外是更大的院子，有密密麻麻的竹子，穿院而过的小溪里流着清清的水，竹间还有用青砖铺就的小道，完全就是西张赶村“幽篁”竹林的缩小版。

我问叶萱，可不可以做成民宿？她给我转了她在QQ空间里的一段话：

我和朋友们诉说着未来的美景：在原先的祖屋后面建起以树、竹子为材的小院子，屋前的坪里种一些日常蔬菜以及我喜欢的香草。用木头做墙围成一个小跨院，也是人们常说的古老建筑——院中院。在这里，朋友们可以享受到我用香草做的披萨饼，品味我的香草茶，用我亲手做的香草手工皂。还可以吃到我煲的药膳粥，品尝我做的豫西北农家饭。我还要在悠闲的时候做一些手工，一边编制着装干花用的花器，一边和嫂子、婆婆聊着一些琐屑的家事。阁楼上一间大大的书房，有看不完的书；我要重新拿起手中的笔，磨一盘墨，向朋友学习，练好传家的张尚氏书法。还喜欢泡一壶清茶对着屋后一大片竹子慢慢品味着，茶中滋味尽留在舌尖。

白居易有诗云：无论海角与天涯，大抵心安即是家。这不正是她的心愿：学那些化外之人、能人侠士，于深山之中，觅一平地，搭一草屋，四周遍种梅兰竹菊；渴饮天之甘露，饥食山之野果；纺之白麻为袍，随摘青蔓为发带；闲数天上星星点点，对月清酒二三杯；隐一世闲情，造一座香草园。

她说如果做民宿，就会搬出去住。我不同意，说：“如果这座房子、这个院子没有你在，就没有了味道。”

后来，叶萱参加了“竹牵水绕——在西张赶看见竹林水乡”全国征文大赛，获得了优秀奖，我在向评审组点评叶萱的文章时说：她是真实的竹乡人家，用真实的感情叙说着家乡的美丽，真实有情感，感动接地气，文章即使获一等奖也不过。

那天下午，直到太阳西下，我们才离开叶萱的家，车开出好远，回头看，村子掩映在一大片墨绿色的竹林里……